

楚辭譯註

卷一

楚辭集

楚辭譯註

姜亮夫題

趙浩如

● 云南教育出版社

封面题签：姜亮夫

责任编辑：晁世新

封面设计：徐 芸

楚 辞 译 注

赵 浩 如

*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25 字数：302,000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7468·54 定价：2.60 元

序

姜亮夫

把《诗》、《骚》作语体文的翻译，让今天的一代人，特别是青年学子，能够读其书，想见其人，这就要译者尽量做到信达而能雅，使读之者能够依靠译文索思古人，通情达意，从而对周代诗人的创作思想和楚国骚人的深沉离忧有所了解。这确是一件极难做好而又必须有人去做的工作。友人闻一多曾提出过用语体文移译古诗的主张，用以沟通古今，带青年人到《诗》、《骚》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这是古典文学教育与普及的一个好方法。以一多之博通今故而又能作新诗，是最能做好这一工作的人了。可惜他未能尽其业而竟惨遭毒手。近卅年来，海内移译《诗》、《骚》者亦不乏其人，但兼长于信、达、雅三者仍不多见。大抵学者通训故而乏诗情；诗人有热情而欠学力。既能通训故而又富于诗人的情思，使两美其必合者，至难。

去年秋，赵浩如君从昆明来到杭州，参加教育部委托我培训的楚辞班研修。他带着浓重的乡音，却是一个活泼泼的多才多艺的人；读书既很用功，又富于浪漫的热情。他带来了《诗经》和《楚辞》的两个语体文翻译的稿子，以示于余。余虽然病目，却仍读之不忍释卷，慨然为之动容。他是看了许多的注本，加以比较取舍，从中找出较为确切的释诂，再自作今注，而不随便发惊人之论。所以他的注释平稳可信。其译诗则紧依原文，但却不泥古硬译，故文笔流畅能达。他又是一个性格外向，情感炽烈的人，

所以译诗生动而有韵味，做到了信、达、雅三字，这是十分可喜的。

今年春，浩如又来杭州，他的《诗经选译》一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付梓问世。余读之，欣然于后继之有人。于是趁着他们赴沪上苏、鲁访问考察，楚辞班课程暂停的时日，我重新看了他的《楚辞译注》。我仍想把这部不可多得的译注本向读者推荐。

《楚辞》之今译，比之于《诗经》，更难一筹。屈骚不仅重于想象，而且是完全个性化的创作。要真正体味到屈子的境遇和思想，发挥其上天入地的浪漫想象，是很不容易的。译者若不设身处地，总难免或失之过于沉郁，或失之过于愤激。司马迁曰：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使译骚而能兼之，让读者得一近真之屈子，得一近真之楚风，是极难兼善尽美的。浩如这一译本，其忧思忧愁而不减温柔敦厚，其上下求索一如身临其境，但又怨而不怒，时时系心灵修之心，虽时隔千载，却一如屈子之自陈。事易人非，而他的移译却传神入化，使屈子的形象若有人隐然于眼前。兼以文笔秀逸，韵味深永，是很难得而可贵的。其书之出，必沾溉后学不浅。海内识此者，亦当不乏其人也。

一九八〇年六月于

杭州大学道古桥宿舍

DL 22/22

目 录

序	姜亮夫 (1)
离 骚	屈 原 (1)
九 歌	屈 原 (56)
东皇太一	(58)
东 君	(60)
云中君	(64)
湘 君	(67)
湘夫人	(72)
大司命	(77)
少司命	(81)
河 伯	(85)
山 鬼	(87)
国 殇	(92)
礼 魂	(98)
天 问	屈 原 (96)
九 章	屈 原 (137)
惜 诵	(158)
涉 江	(169)
哀 郢	(176)
抽 思	(183)
怀 沙	(193)

思美人		(201)
惜往日		(209)
橘 颂		(217)
悲回风		(221)
远 游		屈 原 (235)
卜 居		屈 原 (259)
渔 父		屈 原 (265)
招 魂		屈 原 (269)
大 招		屈 原 (298)
九 辩		宋 玉 (321)

附 录

贾谊赋三篇

惜 誓		(353)
吊屈原		(361)
鵩鸟赋		(367)

招隐士		淮南小山 (379)
-----	-------	------------

后 记		(384)
-----	-------	-------

离 骚

“离骚”之义，历代释说不一。据司马迁《屈原列传》、班固《离骚赞序》、颜师古《汉书》注及朱熹《楚辞集注》谓：离同罹，遭也；骚，忧也。“离骚”就是遭忧。屈原遭遇谗毁，被疏放逐。他忧思忧愁，心情愤懑，满腹郁悒，遂作诗以明心迹，于是才写出了这篇抒情长诗。司马迁说：屈原被疏之后，“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又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之说可信。王逸虽释“离”字为“别也”，然而又说：“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楚辞章句》）是明言“放逐离别”之因仍在遭忧也。且王逸于《离骚》：“进不入以离尤兮”句释“离尤”为“遇祸”，洪庆善补曰：“离，遭也”。（见《楚辞补注》）又《惜诵》“纷逢尤以离谤兮”，《天问》“启代益作后，卒然离骳”，皆释“离”为“遭”，亦可为证。又楚辞以离代罹，诗中屡见，如离忧、离尤、离愍、离殃等等。把“遭忧”说成“离骚”，是当时楚地方言。

“离骚”作于楚怀王时期。当屈原被谗，见疏于怀王，时间约当于怀王二十四年至顷襄王嗣立之后。那时屈原年龄在四十岁左右，正当壮年。诗中“不抚壮而弃秽兮”、“及余饰之方壮

兮”，说的正是这个壮年。清人王夫之说：“是篇之作，在怀王之世。原虽被谗见疏，而犹未窜斥，原引身自退于汉北，避群小之愠，以观时待变，而冀君之悟。”（见《楚辞通释》卷一）此说是有道理的。

！《离骚》是一首抒情长诗，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伟大的巨制。《离骚》首先历数屈原的身世和遭遇，体现着屈原的政治理想，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离骚》反映了这位伟大爱国诗人的高尚的德行和修美的情操，寄寓着诗人的进步思想和追求光明的精神。《离骚》中那种博大渊深的思想和奔腾激荡的情感冲击着楚国旧贵族的腐朽统治，抨击着给他的祖国和人民带来灾难和毁灭的政治集团。他对理想的炽烈的追求和对黑暗势力的猛烈的冲击，爆发出了浪漫主义的烈焰，璀璨而陆离。他用最集中凝炼而又色彩绚丽的民族语言谱写了不朽的诗篇，创造了伟大的奇迹——第一首个性化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享有极其崇高的声誉，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离骚》是中华民族文学总宝库中一部瑰伟神奇的杰作。！

帝高阳之苗裔兮①， 朕皇考曰伯庸②。
摄提贞于孟陬兮③， 惟庚寅吾以降④。
皇览揆余初度兮⑤， 肇锡余以嘉名⑥：
名余曰正则兮⑦， 字余曰灵均⑧。

【注释】

①高阳——古先帝颧顼（zhuān xù专序），黄帝之孙，佐少昊帝有

功，受封于高阳，故称高阳氏。高阳故址在今湖北江陵、秭归一带。苗裔——后代子孙。楚先祖熊绎乃是颛顼后裔，事周成王，受封于楚国。传至楚武王熊通，生子名叫瑕。瑕受封于屈邑，后世以屈为氏。屈原便是瑕的后代。故推衍上溯，他们的始祖当是高阳氏颛顼。“帝”是始祖的意思。

②朕(zhèn振)——我，我的。先秦第一人称，勿论上下贵贱都可称为“朕”。自秦始皇以后，始为皇帝一人专用。皇考——父亲。战国多称父母为皇考、皇母。曰——叫做，称呼为。伯庸——屈原称自己的父亲的表字。按屈父的名字及生平，至今不可考。

③摄提——按古代历法，太岁在寅年称为摄提格。贞——正当。孟陬(zōu邹)——夏历的孟春正月。孟是一年的开端和一季之始。古代一年十二月都有别名，正月名陬。

④庚寅——古代以天干地支纪日，故每天都有一个干支别名。屈原之生，据推算为公元前340年(摄提)正月(孟陬)初七日(庚寅)。当时正应着寅年、寅月、寅日。古人认为“男命起寅”，故生于寅则“得阴阳之正中也”。楚国民间习俗以庚寅为吉宜的日子，屈原以庚寅日降生为内美，故屈子要特别加以叙说一番，而并不是随便说出自己的生年月日。降——降生，出生。

⑤皇——同前“皇考”，指父亲。览——监察。揆(kuí葵)——揣度，衡量。初度——初生时的器宇和美质。这句说：父亲对我的“初度”作了一番权衡，然后才命名。

⑥肇——始。锡——赐给。按古人风习，子生三月，由父亲命名(《礼记》)。嘉名——优美的名字。

⑦正则——公正而有法则，犹如天平之平正公允。屈原名平，故自诩为“正则”。

⑧灵均——灵善而均调，犹如高平而美沃的田原，故屈平称自己的表字(原)为“灵均”。《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此二句以隐喻手法道出自己的“嘉名”，并寓称美自己之意。

以上第一段，写自己的身世和谱系。屈原自叙生平，把自己与民族社稷和祖先神灵的渊源关系道出，这是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支柱的。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①， 又重之以修能②。
扈江离与辟芷兮③， 纫秋兰以为佩④。
汨余若将不及兮⑤， 恐年岁之不吾与⑥。
朝搴阰之木兰兮⑦， 夕揽洲之宿莽⑧。
日月忽其不淹兮⑨， 春与秋其代序⑩。
惟草木之零落兮⑪， 恐美人之迟暮⑫。
不抚壮而弃秽兮⑬， 何不改乎此度⑭？
乘骐骥以驰骋兮⑮， 来，吾道夫先路⑯！

【注释】

①纷——多，美盛。内美——内在品质的美，即前面所说“初度”时的美质。这句说：我已经有了如此盛多的内在的美质。

②重——再加上。修能——美好的修饰。

③扈(hù)——披带着。离——同“蕙”，香草，又名薜荔，生在水边。辟——同“僻”，幽僻的地方。芷(zhǐ)——白芷，一种香草。

④纫——续，用绳联缀起来的意思。佩——佩饰。这两句以香草佩饰比喻屈子自身早年的修养锻炼。

⑤汨(yù)——迅疾，这里指时光迅疾。“若将不及”仿佛追不上时光急驶的一种心情。

⑥与——等待。“不吾与”即“不与吾”，意为“年华渐去，不等待我”。

⑦搴(qiān)——拔取。阰(pí)——南楚称平顶小山为“阰”。木兰——今名玉兰的一种，花紫色，又名辛夷。古人认为木兰“去皮亦不死”（见李时珍《本草纲目》）。

⑧揽——采取。宿莽——一种草。据说宿莽“遇冬不枯”、“拔心不死”。采拔木兰宿莽，以表示自己贞心不减，壮心不灭之志。

⑨忽——“飏”的借字，疾速。淹——久留。

⑩代序——代谢，依次更替。这两句说：日月不会久留，春秋年年过去。

⑪惟——思，念及。

⑫美人——屈原常以美人喻指君王，这里指楚怀王。迟暮——晚年，年老。这两句因草木零落，想到怀王将衰。

⑬抚——抚慰爱惜。壮——这里喻指忠贞而有才干的臣子。秽——这里喻指行为卑污的小人。这是劝戒怀王用贤弃奸。

⑭此度——指上句“不抚壮而弃秽”的态度和法则。这句说为什么楚怀王不改变这种有害于楚国的法度呢？

⑮骥骥——骏马，这里喻指有才能的盛壮的治国贤臣。

⑯道——同“导”，先导，引导。夫——语助词。先路——先锋，作为前驱。

以上第二段，屈原写到了自己的成长、培育、锻炼和修养。这也是建立在自己为祖国，为人民的伟大理想的基础上，是后面所写到的政治抱负的先声。

三

昔三后之纯粹兮①，

杂申椒与菌桂兮③，

彼尧舜之耿介兮⑤，

何桀纣之猖披兮⑦，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⑨，

固众芳之所在②。

岂维纫夫蕙茝④！

既遵道而得路⑥。

夫唯捷径以窘步⑧！

路幽昧以险隘⑩。

岂余身之惮殃兮⑪， 恐皇舆之败绩⑫。
 忽奔走以先后兮⑬， 及前王之踵武⑭。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⑮， 反信谗而齎怒⑯。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⑰， 忍而不能舍也⑱。
 指九天以为正兮⑲， 夫唯灵修之故也⑳。
 （曰黄昏以为期兮㉑， 羌中道而改路㉒。）
 初既与余成言兮㉓， 后悔遁而有他㉔。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㉕， 伤灵修之数化㉖。

【注释】

①三后——三王，三君（古代君王称为“后”），这里指古帝禹、汤和文王。清人戴震说指楚国的三位先君熊绎、若敖、蚡冒，亦通。纯粹——指贤君德行精美纯正。

②众芳——这里喻指众多的贤臣。这两句的意思是：“三后”因“纯粹”而能团结贤能的人在自己周围。

③杂——兼有。申椒——大椒，又名秦椒，香木名，其果实即花椒。菌桂——香木名，桂之一种，皮卷似菌竹，故名。

④蕙——香草名。菝（zhǐ止）——同“芷”，白芷。申椒、菌桂、菝蕙都喻指贤能的辅臣。

⑤耿介——光大杰出。尧、舜总是被当作理想的圣明君主形象而出现。

⑥遵——遵循着。道——正确的治国之道。得路——走上了康庄大道。

⑦桀——夏代最末一个君王。纣——商代最后一个君王。据说桀、纣都十分残暴。猖披——狂乱纵恣。

⑧夫唯——发语词。捷径——斜径小路。这里喻指桀、纣所走的非正之道。窘——穷困，被阻塞，难以前行。

⑨惟夫——发语词。党人——结党营私的小人。偷乐——巧言狡黠，苟

且偷安。

⑩路——这里指朋党小人所行之道。幽昧——昏暗不明。险隘——险厄而狭窄。

⑪殚——畏惧。殃——灾祸。这句说：我并不是害怕自身遭到祸殃。

⑫皇舆——君王的车乘，喻指楚国的王业。败绩——战车倾覆，军队大败。这句也是屈原自道，惟恐楚国逢难败绩。

⑬忽——急速地。奔走以先后——在楚王前后奔走效力。

⑭及——追上。前王——指前面提到的“三后”。踵武——足迹，这里喻指“前王”的业迹。

⑮荃——香草，喻指君王。察——体察，了解。中情——忠信之情。屈原怨怀王对自己的衷情不能明察。

⑯齎(jì)怒——暴怒，发火。齎，原意是用急火烧饭。这句说：怀王反而听信谗言，迁怒于我。

⑰謇謇(jiǎn)——忠贞直言。为患——遭到祸患。

⑱舍——同“捨”。这句倒装，犹如说：不能忍而舍去也。

⑲九天——古人把天的中央和四方分为九部分：中央钧天；东方苍天；东北变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东南阳天（见《淮南子》）。正——同“证”，“为证”即发誓的意思。

⑳夫——语助词。灵修——神异而美好的，屈原作品中凡指楚王都用“灵修”二字作为褒美的称呼。“离骚”中有三处用了“灵修”一辞，其义皆同。

㉑曰——说好，约定。期——约会。古代民俗，男女婚媾，总在一天黄昏时候。屈原作品中，多以男女之恋情和婚姻喻比君臣之关系。

㉒羌——发语词。中道——半途。改路——改变原先的主张。按，一本无此二句，且语义与后面“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二句重复，疑为后人增入。译文不收此二句。

㉓成言——定言，说定。

㉔悔遁——反悔，变卦，不遵守“成言”的诺言反悔而另有他心。

㉕难——畏惮。这句的意思是：离别既已成事实，我就不以此为畏难了。

⑳伤——可伤悼哀痛者。数(shuò朔)——屡次。化(ě俄)——同“讹”，变化。

以上是第三段，写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及受到嫉妒、排挤的经过。屈原在这里是有着双重的矛盾，加倍的痛苦。一方面，“党人”们谗毁他，打击他，终使他难以一展抱负。但他又不愿意妥协而苟且偷安，内心自然是十分的矛盾。另一方面，怀王也不理解他，听信谗言而疏远他，但他又不忍决绝，仍然坚持忠诤直谏企求理解，内心的斗争便激烈地展开了。

四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①，	又树蕙之百亩②。
畦留夷与揭车兮③，	杂杜衡与芳芷④。
冀枝叶之峻茂兮⑤，	愿俟时乎吾将刈⑥。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⑦，	哀众芳之芜秽⑧。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⑨，	冯不厌乎求索⑩。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⑪，	各兴心而嫉妒⑫。
忽驰骛以追逐兮⑬，	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⑭，	恐修名之不立⑮。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⑯，	夕餐秋菊之落英⑰。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⑱，	长顾颔亦何伤⑲。
揽木根以结茝兮⑳，	贯薜荔之落蕊㉑。
矫菌桂以纫蕙兮㉒，	索胡绳之緼緼㉓。
謇吾法夫前修兮㉔，	非世俗之所服㉕。

虽不周於今之人兮⑳

愿衣彭咸之遗则㉑。

【注释】

①滋——栽培。畹(wǎn碗)——古代约三十亩为一畹。按：这里“九畹”言田地面积之多，非确数也。

②树——种植。这几句喻指自己培养了许多人才，准备为国效力。

③畦(xī奚)——五十亩为一畦，这里也是指多亩。留夷、揭车——香草名。

④杜衡——香草名。以上诸香草皆喻指俊才。

⑤冀——希望，期待。峻——(草木)长高。

⑥俟——等待。刈(yì义)——收获。这句话说：到为国贡献之时，我将重用他们。

⑦萎绝——草木枯萎病死。

⑧众芳——即前面所滋树的香草，喻指自己培养过的许多贤能之士。芜秽——荒芜污秽。这两句话说：“萎绝”倒无妨，但他们变质，污秽了，这才是最可哀伤的啊。

⑨众——这里指国中党人。竞进——争相追逐。贪婪(lǎn兰)——王逸曰：“爱财曰贪，爱食曰婪。”

⑩冯——满，不知厌饱。求索——这里的意思是：拼命索取，欲壑难填。

⑪羌——语助词，这里有“乃”的意思。内恕己——揣度自己的心里。量人——以己之心量人之心。

⑫兴心——生心，对别人起嫉妒之心。

⑬骛(wù务)——急驰。追逐——这里的意思是：追名逐利。小人驰骛逐利，贤人当然不能同流合污，所以下句说：“并不是我心目中所急”。

⑭冉冉——渐渐地。这句话说“老”已慢慢来到自己身上。

⑮修名——美名，这里指为国为君的名分，非个人名声之谓也。立——成，树。

⑯坠露——溥(tuǎn团)露，很多的露水。饮露餐花，是喻指自己行

为的纯正高洁。

⑮落英——初开的花朵。木兰开于春，菊花发于秋，故“朝”，“夕”即“春秋”，是说自己长期服食美洁，不同凡响。

⑯苟——只要。余情——屈原自指。其——助词。信姱——实在美好。
练要——精练要约，精粹。

⑰顛頞(kǎnhàn砍憾)——因吃不饱而面黄肌瘦的样子。其亦何伤——那又有何可伤心的呢？

⑱揽——持，拿着。木根——香木的根。拿香木根拴结上白芷。

⑲贯——穿。薜荔——香草名。落蕊——初生的花心。用薜荔串上花蕊。

⑳矫——举，拿起了。纫——串结起。

㉑索——搓绞的绳索。胡绳——香草名。緼緼(xǐ洗)——逶迤连属着的样子。以上四句写自己用各种美盛的花草作为服饰，喻指自己的修养。

㉒薺——语助词，犹前之“羌”。法——效法，取法。夫——语助词。
前修——先代美德的贤人。

㉓服——习，习俗。以香草为服饰，是前修所法，不是一般世俗小人所习于服用的。

㉔周——合。今之人——这里指“世俗”。

㉕彭咸——古代的一位贤人。遗则——遗下的法则。

以上第四段，屈原抒写了自己早年的政治抱负。他培养了大批人才，准备为楚国效命。然而群小竞进贪婪，人也变质污秽，不免使人哀恸悲伤。但屈原在苦痛中仍坚贞不贰，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保持和维护着自身的高洁和修美。诗人决心仍以古代贤人为榜样，向前走去。

五

长太息以掩涕兮①，

哀民生之多艰②。